

地平线书群

新锐卷

因为孤独

朱文 著

· 小丁故事 · 两个案件 · 女儿与正在盛开的鲜花 · 食指 · 因为孤独
· 达马的语气 · 没文化的俱乐部 · 三生修得同船渡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绝平战书群

新编本

因为孤独

陈式 著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成果。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成果，也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成果。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成果，也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成果。

陈式 著

I25
829

地平线书群

朱文 著

因为孤独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杨 枫

封面设计:梁 伟

版式设计:邓小林

封面题字:谢季筠

书群策划:范锐 徐辉 熊宏

书名 因为孤独

定价:11.00 元

作 者 朱 文

ISBN7-5411-1514-2/I·1406

1996 年 4 月 第一版

1996 年 4 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1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双流印刷三厂印刷

总 序

谢子星

拥有地平线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拥有灿烂的日出和辉煌的梦想。但同时也意味着将面临沉重而巨大的承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洒满汗水、泪水与血水的艰难困苦的跋涉，甚至还意味着最终的一切可能依然是没有结果的遥遥无期。

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伴随着那轮曾经鲜亮终而昏黄的太阳在世纪末的喧嚣中正悄然隐退。新世纪的地平线已清晰可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或实现了跨越。近百年的追求与幻灭、希望与焦灼，痛苦与灾难都将化为巨大的历史记忆遗留给下个世纪。

所以，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幸运的是，当他们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新世纪的地平线也正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将在最佳的状态下，在精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最旺盛的时候进入二十一世纪。同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史上，他们也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自70年代末社会走向开放和争取现代化这一进程的一个真实而感性的凝聚。他们有较为宽松的环境、开阔的视野，可以自由地汲取全人类丰富而伟大的精神营养，这使得他们很早就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这是难得的历史机缘。但机缘又从来就与挑战同在，所以说，这一代作家也是沉重的。这沉重不仅在于布满荆棘的追寻道路上的艰难和坎坷，还在于这一代作家出发时，他们并非轻松地站立在崭新的地平线上，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百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作为遗

产，梦魇般地使他们无法逃避和摆脱，他们不得不同时间向过去和未来宣战；他们的沉重还在于，面对世纪末异常嘈杂的、几乎是裹挟全球的现代化热潮中，如何确立文学同时也确立作家自身。在目前，这对他们，当然也是对于所有的中国作家来说，都将是不能回避而必须勇敢承担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文学必须承受这样的重负，文学有自己的领地。历史也早已证明，任何对文学的苛求和僭越，最终受伤害的都将是文学自身。百年来中国的落伍和孱弱，使几代文人把文学梦和救国梦织在一起，文学悲壮地肩负起了自己无法承担的职责，将自身等同于能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一剂灵药。走向极端的结果，是酿造了一株苦果。但是，文学回到自身，回到家园，并不意味着文学只关心自己，只是一种写作和愉悦的轻飘飘的行为。如果文学不能面对我们的历史、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发言，如果文学不能对人类自身灵魂进行最痛苦的追索与拷问，如果文学不能带给我们些许前进的光亮以引导社会人心，那么，文学沦落的日子可能就要真正来临。

所以，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在文学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神话空间被击碎后，当文学日益趋向个人、自由和泛滥时，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他们对文学所持的信念又是什么？这将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因此，现在来谈他们的出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还为时尚早，但他们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立意识、个性、才能等等都隐隐地显示出了他们不可低估的潜力。他们将是很有希望的一代。

地平线已然展开，经过跋涉和努力，他们或许将完成一次壮丽的日出。如果那样，那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1996年4月15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总 序	谢 冕
-----------	-----

小丁故事

我们还是回家吧	[1]
他们带来了黄金	[15]
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	[32]
少量的快乐	[47]
让你尝到一点乐趣	[61]
如果你注定潦倒至死	[81]

两个案件

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	[96]
我负责调查的另一桩案件	[108]

女儿与正在盛开的鲜花	[123]
------------------	---------

食 指	[140]
-----------	---------

因为孤独	[160]
------------	---------

达马的语气	[176]
-------------	---------

没文化的俱乐部	[192]
---------------	---------

三生修得同船渡	[229]
---------------	---------

小丁故事

我们还是回家吧

没能通过《固体力学》考试对小丁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他的同学也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实际上他们认为小丁早准备这样了。考试前一个好心的女生来宿舍看过小丁，动作迅速地塞给他一个粘好的漂亮的航空信封。该女生对小丁莫名其妙的持久而又焦灼的期待一年前在动力系就已不是新闻了。她说她小时候长得很漂亮。小丁一般习惯于站得远远地和她说话以避免面对她鼻尖上黑黑的毛孔。他这么做并没有恶意，小丁只是想尽可能对她说出一些委婉动听的话来。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同宿舍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衣锦还乡，小丁无力地躺在床上百无聊赖，这才摸出那封皱巴巴的信来。夏天的南京就像一只火炉，最热的时候你只能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淌汗。他小心地拆开信封，猛然间从床上惊坐起来，半晌以后那个瘦瘦长长的身体才缓缓地平躺下去。在小丁的印象中那两页浪漫的诗篇是她写的所有令人感动的诗篇中最为令人感动的一篇，和《固体力学》的试题一个模样。他想到，那个被男生称为“来来去去”的女生为这封信一定付出了令人尊敬的努力，另外小丁也认识到他这

一次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够正视一个姑娘的感情。所以他决定帮她提那只沉沉的大旅行袋，一直提到火车站，把“来来去去”送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特快列车。

从火车站回来的路上，小丁打定主意留在省城打发这个难得的暑假。为开学初的补考过一个《固体力学》的夏天，小丁的解释赢得了同学广泛的同情和更为广泛的怀疑。小丁是这样一个人吗？当然他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寄去了另一个要体面得多的借口。小丁愿意理解尊重他们古老的情感，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他又不得不表示无能为力了。他有一个叫老五的朋友人很瘦，眼睛总是很红，临离校前像一个间谍那样在系里转了很久，回来以后四处找不到小丁，于是老五也在他的枕边留下了一只信封，然后就匆匆踏上了回西宁的火车。老五说过他这次回去一定要和他那位（可能子虚乌有的）维吾尔族女同学干出一点实事来，所以他很急。那一天小丁一连看了四部电影，很迟才回来，走廊里的灯光正打在那只土黄色的信封上。他认为，这一次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不正视一个朋友的友谊。当即他就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粗糙的路线图和一封短笺。老五认为，在这漫长的暑假里小丁常去拜访那位脖子上有一块白斑的《固体力学》副教授——“让他感到压力，让他不想再见到你”——将比每天去自修室更有成效一些。当时小丁没有精力去细想，因为他很累了，而暑假才刚刚开了一个小头。

秋天说来就来，当你意识到它时，就已经是深秋。南京的春秋两季总是让小丁觉得自己正骑着单车滑行在中山门外的那个风景如画的大斜坡上。即使静下心来，他也知道自己把握不住若有若无的滑翔的乐趣。离开学只剩下一周的时候，小丁勒令自己趴到地上去，从床下翻出那本厚厚的《固体力学》讲义来。暂时还看不了，他把它放到窗台上先晾着，以消除足球鞋

及十几双臭袜子给它留下的深刻印象。窗外是校园宿舍区的黄昏，几对学生情侣夹着书从教学区刚刚归来。他们的生活此刻是金黄色的。小丁猛然觉得他所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中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不够正视一个老朋友的尊严。这个老朋友有一张不动声色的老脸，他就叫时间。所以小丁最后决定吃完晚饭以后就去自修室，过一个不同往常的夜晚。由于炎热和蚊虫的袭扰以及一种难以摆脱的虚无情绪的纠缠，小丁不得不把已经过去的几十个夜晚打发在南京的大街上了。他穿着随时都可能裂为两截的拖鞋，脸上愁云密布，他知道从某种角度说他自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事实也正是这样，他经常可以领着一位刚才也在大街上游荡的穿着超短裙或者窄窄的西装短裤的女孩回来，绕过宿舍管理员的目光，来到他的房间。小丁的房间够大的，有上下八张铺，还有一条长长的没人走动的走廊，一个五个坑位的大厕所，一个装有六个莲蓬头的洗澡间，这一切是多么难得啊。就在这个夏天小丁喜欢上了不断变换的运动方式。给他印象最深的女孩是个中学生。她对一切都装出一副蛮有把握的样子，她把小丁当作一个害羞的中学生来对待。后者不反对这样，因为这样他省了不少脑筋。小丁现在仍经常想到她，因为经验告诉他，那个中学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处女。贞洁之血留在了小丁邻铺的床单上一天一天地发黑。小丁每天都要提醒自己在开学以前应该挑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把它洗一洗，同时他也很想借此洗去那难以摆脱的困惑。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反正他已弄不太清楚。

进入学校教学区的时候，小丁遇到了麻烦。两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头左手捧着茶缸，右手向他指出：你没有佩带校徽。小丁挥舞着手里的那本讲义毫无章法地竭力向他们解释。但是越说，小丁自己越是觉得他确实不是这座学府的学生。两位老先

生的沉默，小丁以为就是一种默许，于是他便向大门里迈步。但是稍微年轻一点的那位老头从后面一下子就抓牢了他。他很严肃地指了指小丁的足下，教学区是不允许穿拖鞋的，你如果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就一定知道。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小丁脱下那双拖鞋用右手提着，然后光着脚继续向前。但是这样一来连那位老一点的老头也被激怒了，他也冲了过来抓牢小丁剩下的一只手臂。此刻后者知道今天他已别无选择。于是他把那本厚厚的《固体力学》讲义放在了传达室，然后重新穿上拖鞋向宿舍区走去。小丁相信自己再回来的时候会让他们满意的，但是这两位老先生无意中已深深地伤害了他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热情。他们不应该这样。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天气非常凉爽，大街上的几处浅浅的水洼泛着五颜六色的清冷的光。小丁估计大概在八点左右，下过一场短暂的雨。这只能是估计了，因为那会儿他正坐在延安电影院第一排最中间的那个座位里，双眼盯着奥黛丽·赫本那两条鱼尾巴一样的腿，不时地思考着他的未来。他还想到了可爱的“来来去去”，当然这样想无疑增加了电影屏幕与他的距离。小丁没能坚持把那部老片子看完，就出了电影院，沿着大街一路往鼓楼方向过去。他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他的左脚上，他尽可能轻地尽可能慢地放下他的左脚，以避免穿着半截拖鞋回校，而把剩下的半截留在大街上。那左脚着地的感觉太微妙了。小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觉得片刻的急躁都可能导致它最终的断裂。首先是他的右脚在行走中被忽略了，接着，他的身体也被忽略了，他的头颅被忽略了，最后的左脚也被忽略了。小丁已看不见自己。自己连一个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影子都不是，只剩下那只肮脏的就要裂为两半的泡沫拖鞋一伸一屈的，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在潮湿的靠栅栏的路面上行走着。在这灯火阑珊

的大街上，它疲惫不堪，担心引起别人的注意。它也看不到未来。

走到珠江路口，他发现周围的行人已相当少了，而且街两旁也没有什么还在营业的店铺。在已经铁门紧闭的南北货商场的门口有一溜小吃摊，摊主要比吃客来得多一些。他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然后绕过安全岛，沿珠江路向东。小丁估计他是想回学校，想回到被分成八小格的空间里。这只是估计，只是小丁对左脚那只就要断裂的拖鞋的估计，或者是那只拖鞋对目光呆滞的小丁的估计。但是没一会儿，他就很被动地坐在了小吃摊的长条桌旁。小丁根本不想吃，他只是没有及时地说反对，就被安置到卖小煮面的摊子上。他不得不对自己说，吃一碗吧。也许你是很想吃上一碗的。很多摊主用嫉妒的目光打量着小丁，他此刻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他们未能打到的普通猎物。

面条很快就端了上来，是一盘凉面。摊主问小丁要不要来点辣椒，没等后者表态，他就把一勺鲜红的辣子搁在了盘子里。这时来了一位头发凌乱的中年妇女，径直坐在长条桌的另一头，她向小丁这边探过身来，仔细地审视着那盘又红又绿的凉面。摊主忙过来招呼，但是她说：

“我不吃，我是出来找孩子的。”

小丁此刻也很想说，我不吃。他认为，这位摊主应该先问问他是不是想吃凉面，然后再问问他是否要一点辣子，他不该用这种了然于胸的姿态来对待他的顾客，他不该什么事都为他的顾客做主。现在小丁瞅着面前的盘子，一脸茫然。好几位摊主以及那位中年妇女都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幸好这会儿有四个年轻人说笑着从那一溜小吃摊前经过，他们把摊主们的视线和热情都吸引过去了。但是那位穿着细格短袖衬衫的中年妇女仍然皱着眉带着一脸很同情的神色注视着他，似乎她很能体会到

小丁此刻的尴尬。她很胖，像她这样的已经顺利地在北京度过了夏天，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凉面有什么好吃的？”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像是担心被小丁以外的人听见，同时也担心小丁听不清。

“我不知道。”

“如果实在不想吃，就不要吃了。”

小丁觉得他还是尽快开始吃吧，以免引起更多人的侧目。于是他埋下头，开始吃那碗面条。她还在低声地向他说着什么，他没有答茬，实际上小丁也没能听清。那持续的低低的声音使小丁变得很拘谨。他越吃越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生硬的、勉强的。也许有很多人正看着他。最后他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眼睛的余光看见她终于把脸转了过去，对着路口的方向。小丁渐渐地吃出了这碗凉面的味道，也渐渐地认识到了他的饥饿。

没一会儿，她的周围就聚集了一窝人，主要是摊主，还有几个不急回家的食客。她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耸起肩膀，用衬衫擦了擦泪水。有一位干瘦的摊主用碗盛了点开水请她喝，但是被她严辞拒绝了。那位中年妇女的嗓门陡然高出许多，她说这碗很不卫生，不知道有多少细菌。她还指责了小吃摊的洗碗方法，你看看，就这么一桶脏水！奇怪的是，她的斥责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反感。大概是因为她讲得实在太好的缘故。从她的口音看，她不是一个地道的南京人。现在小丁得以安静地慢慢享用他的凉面，并且还能缓过劲来听听她到底在讲些什么。到他决定不吃的时候，小丁也没能完全把她的事情搞清楚。大致是这样的：她和她的儿子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然后，她的大儿子就出走了，或者干嘛了，最后也许还自杀了也不一定。这种事，小丁以为，和他面前这碗吃剩的面条没太大区别。他冲摊主摆摆手，准备付帐走人。那位中年妇女也停止了唠叨，警

觉地转过脸来。

“吃完了？”她问得非常诚恳。

“吃完了。”小丁甚至还冲她苦笑了一下，他相信这笑中包含着一丝对她那还搞不太清楚的不幸遭遇的同情。他把摊主找回的一叠起毛的角票塞到屁股后面的口袋里，绕过小吃摊，走到路中间去。然后仍然沿着珠江路，往东而去。刚迈了两步，小丁就重新意识到了他该死的左脚，和那只该死的拖鞋。这时，他的身后爆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叫喊：

“你还要去哪？你这个畜牲！”

小丁惊恐不安地转过身去——只是把身体转过去，而双脚并没有转动。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拖鞋。但是比刚才的叫喊更让他吃惊的是，那一溜小吃摊上所有的人都直直地盯着他。小丁保持着扭曲的姿势，他需要平静一下。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站在长条桌旁，双眼满是泪水，硕大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小丁和她对视了一会儿，不得不把目光避开去。他想看到别的什么。十字路口那有三个巡警，穿着整齐的服装，腰上挂着警棍一路往这边过来。小丁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不想再深究刚才的叫喊，把上身重新转到脚尖所指的方向来，准备离开这里。

“你爸已经快被你气死啦！你就不该回去看看！”

小丁没敢回头，装着什么都没听见，不紧不慢地迈出他的左脚。他听到身后有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小丁愈发不敢回头。但是没一会儿，就有两个矮个的男人挡在了他的前面。其中一位胸前还围着肮脏的围裙，他们都是小吃摊的摊主，他们现在认为有比他们的生意更重要的东西。

“别这么犟，小伙子。你应该跟你妈回去，我看你也不是小孩啦。”

“但是谁是我妈？”小丁甩开他们的手，尽可能清晰地对他

们说。

那个中年妇女哭哭啼啼地从长条桌那边绕过来，从桌子与凳子之前挤出来时不太顺利，就像一条大鱼终于挤破网眼钻了出来。她周围的很多人都在帮她说话，或者在安慰她。她一边喊着，一边间断地冲小丁招着手。

“别走啊，孩子！你爸说的是气话，他怎么会真的不认你呢？你是他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们也都后悔呢，不该那么说你，但是不都是为你好吗？来吧，跟妈回去吧！人都大了，是说得啦！”

“你听听！你听听！”两个矮个的摊主向两侧摊开双手拦住小丁的去路，“你妈已经这样说了，你还要怎么样？！”

小丁不得不回过脸去，重新打量一下他妈了。一个中年人，白白胖胖的，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只是头发有些凌乱，但也不是十分凌乱。她可能是谁的妈妈。小丁注意到刚才见到的三个巡警停在路口那，正密切地关注着这边的动态，好像还在彼此交换着意见。他实在不愿意再在这里纠缠下去，于是强行分开挡在面前的手臂，冲了过去，然后大踏步地往前走。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小丁听到后面有人在喊，好像是“妈妈”的声音，紧接着，就有纷乱的奔跑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小丁干脆撒开双腿没命地跑了起来。拖鞋很不跟脚，所以小丁虽然竭尽全力了，也没能跑得很快。大概只跑了不到20米距离，小丁忽然感到后脖子被重重一击，就浑身绵软地倒了下去。在最后就要倒下的瞬间，他认识到自己刚才沉不住气跑起来实在是够理智的。他认识到了，然后他就倒下了。

醒来的时候，小丁发现自己平躺在南北货商场门前冰凉的水泥台阶上。他隐隐涨痛的头颅深陷于一圈温暖的富有弹性的肉体之中，一张肥厚粗糙的手正抚摸着他的额头。他看到了她

泪痕交错的脸，同时他也看到他们周围已经围了密密匝匝的一群人。那张手就像是一柄锉子，他感觉她正一笔一笔地修改着他的面孔，把它修改成她乐意看到的模样。站得最靠前的是那三个颇有些洋洋自得的巡警。他们帮她找回了企图逃跑的孩子，用他们腰间的警棍。另外还有几位摊主在冲他们这边笑呢。他们一定也认为他们是功臣。不过，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答，小丁为他们招来了这么多看热闹的人，看完热闹以后，这些人就会来一碗凉面，或者别的什么。小丁没有急着起来，这会儿他的脑袋很清醒，他觉得自己应该找到一个摆脱眼前困境的最有效而又最省心的方法。看到小丁醒来，她非常高兴，抱着他的头，耸起肩膀不住地擦掉泪水，嘴里还不停地招呼着：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你们都走吧！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啦！”

但是没人走开。小丁把眼睛重新闭上，他枕在她温暖的腿上，有那么一刻他很想就这么睡过去，一定会睡得很香。反正暂时他不想动弹。有一个巡警探身上前，问她，还要不要他们帮忙？还要不要他们送我们回家？那个中年妇女一脸疲惫的神色，摇摇头，说不用了，我们自己回家。她又向周围的人招呼到：

“没事了，没事了。你们走吧，走吧。”

她继续抚摸着小丁的额头，后者只是很陌生地看着她，但是他觉得眼前这张脸越来越亲切起来。他觉得他在哪见过，她也许就是“来来去去”未来的样子，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让昏头昏脑的小丁着了迷。

“还疼吗？”她向前微倾身体，笑的时候，眼睛还带着泪水。小丁觉得自己没法不回答她，是的，他做不到。

“不太疼了。”小丁闭上眼睛，他怕和她对视。

“你们还看什么！”她忽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小丁感到那个身体发出的巨大的振动，“叫你们走，你们偏不走！孩子再被你们吓跑了，你们谁负责？！”

小丁觉得她真像一头凶猛的母兽，但他自己怎么都不该是受她呵护的小兽。他于是坐了起来。这一吼也并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三个巡警倒是吆喝着，散开，散开！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离开的意思。那个中年妇女先站起来，然后把小丁也拉了起来，说，我们走吧，我们还是回家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小丁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方法，于是就很被动地跟着她，分开人群向十字路口那边走去。走动起来以后，小丁首先觉得后脖子一阵一阵地胀痛，紧接着就觉得左脚有些异样。他低头一看才发现左脚的拖鞋只剩下前面的半截，后面的半截留在什么地方了。眼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他就想不声不响地跟着她，尽早地离开人群，离得越远越好。他们一前一后到了路口，然后向右拐，向鼓楼方向走去。走出五十米以后，周围很安静了，偶而有一辆单车很快地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

小丁放慢了脚步，她也相应地在前面走走停停，不断地招呼他，走啊，走啊。这会儿小丁可以很轻松地将她甩掉，而不会惹出什么麻烦。但是他却不想这么做了，他很想跟着她，跟着她回家。他很想知道她会把他领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去。小丁连走几大步追上她，和她并肩走着。他此刻完全缓过劲来，他准备和他妈好好谈谈，谈谈他们的家，谈谈他们家的过去和未来。

“爸爸还好吧？”小丁低着头看着左脚只剩下半截的拖鞋很小心地问道，“爸爸身体还好吧？”

她忽然站住了，双眼直直地盯着小丁，再次噙满泪水。后者有些紧张，用手摸了摸后脖子。过了一会儿，她又重新走